

誰也不能阻擋它前進

譚次民等作

東北文藝出版社

目次

誰也不能阻擋它前進……………譚次民（一）

搶救電動機……………傅余森（三六）

光榮任務……………胡捷（四八）

誰也不能阻擋它前進

譚次民

下午，放工鈴打過了一刻多鐘，工友們都陸續地離開了工廠。我照例忙着關閉門窗，檢查水電瓦斯開關和收拾洗臉器旁邊的肥皂、油絲、毛巾。

胡工程師坐在辦公桌子旁邊，低着頭在筆記本上不聲不息地寫什麼。他的另一隻手按着禿禿的前額，有時將手捏成拳頭輕輕地捶着，有時用手指梳理着掛在腦後一小撮虛鬆的頭髮，有時又推推落在鼻尖上的金絲嵌邊的近視眼鏡。每逢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或是一樁事辦的不如意時，他就不自覺的流露出這種表情來。他臉孔板得平平的，眉毛鎖得緊緊的，顯得特別不高興。因為早晨在學習時，同志們給他提了許多意見。管什麼批評他都肯接受，就是當指出他還殘存着保守思想時，他就不肯虛心接受。

他解釋說：「無論颶狂風，下大雪；不分清晨、黑夜，我從未間斷給工人同志上技

術課，我知道什麼說什麼，曉得多少講多少，這也叫做保守？我主動的和王秀珍訂立師徒合同，保證她很快的學會技術理論，難道這又是保守嗎？」

同志們的意見是：「不，這是優點，值得今後發揚的。我們說你有保守思想，不是表現在這方面，不是說你知道的不肯或不願意告訴別人，而是說你過於滿足自己的老一套，不願意向別人學習，不相信群眾，尤其是不相信工人群眾。」

當時胡工程師的嘴唇微微顫動着，像要說些什麼，又沒開口。

學習小組長最後說：「這是問題的關鍵，希望胡工程師再冷靜的考慮，仔細的檢查一下。」

我想，他正在埋頭寫的，大概就是思想檢查筆記吧。

「叮叮叮……」擺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電話鈴響了。

他像若無其事地，仍然低着頭在寫呢。

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……」電話鈴繼續緊急的響着。

胡工程師抬頭望了望正在響的電話機，他却没有拿起話筒來接話，又低下頭去，通

過他那雙腫的近視眼鏡側望着我說：「秀珍，快接電話。」

電話就在他手下都懶得去接，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耽擱不得一下呢？再說，我也不是閒着在玩，手上正沾滿了油膩，洗都洗不脫，我心裡真想置之不理，發兩句牢騷，批評批評他。但是又想到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，比我祖父還要大兩歲，老人家和我們青年人不同，在生活細節上就讓一步吧！說來他總還是我的師傅，在學習上幫助我不少，師徒合同上還明白規定「徒弟要聽師傅的話」，要「尊師愛徒」。想到這些，我便一面揩手一面往電話機跟前走去。

「喂！是呀，我是技術研究科。啊？計劃科，吳科長，你有什麼事？……我就是，還有胡工程師！……啊！好！」

胡工程師伸隻手過來：「給我，什麼事？」

「那邊掛了，沒有什麼？計劃科吳科長要咱倆到他那兒去一趟。」

「啥事？」

「他沒有說，只叫咱們就去，他等着。」

胡工程師合上筆記本，在抽屜內拿出一大疊試驗研究報告，反覆的翻閱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那一定又是催『大軸發熱』的試驗研究結論。」提起大軸發熱，確是目前現場中存在的個比較麻煩和使人頭痛的問題。工友們日以繼夜地工作，流了汗，也流過血，好容易修好一台機車；若大軸發熱一超過部定標準（部定七十度），便不能送出廠去交段（交給機務段）。這樣機車分廠其他各組就埋怨車軸組，怨他們不加勁，弄的大家揩黑鍋。其實這裡面也有些冤枉，車軸組工作並不含糊，過去提了好多合理化建議，找出很多竅門，除了簡化操作過程外也還解決了一些車軸發熱的問題。就是有某些技術上的問題，還不是靈機一動就能發掘出來的，但是如果三兩天不能解決，就可能阻礙機車按期出廠，就可能影響全機車分廠的生產任務。「三反」以前，車軸組把這問題幾次提到技術研究科，但每次都被官僚主義者扔到紙簍裡變成了廢紙，如石沉大海，不聲不響。「三反」後技術研究科改變了工作作風，呈現一片嶄新的氣象，並做出了很多驚人

的成績，解決了過去一直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。尤其是從六月初開展迎接「七一」勞動競賽的大會上，機車分廠單獨向技術研究科挑戰「爭取多修一輛死車」，技術研究科以「保證車大軸不發熱」作為應戰條件後，還根據機車類型的不同，車軸材料的好壞，油脂性能的優劣，分別解決了不少大軸發熱的事故。但事情的發展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，像人們理想的那麼週密和圓滿，就在全月的一項任務，死車「7」（一）一〇八復活中，（這輛車是工人為迎接黨的生日，從廢鐵堆裡找出材料安裝修配的，也就是作為向技術研究科挑戰條件的。）試車幾次，車軸發熱都超過部定標準。技術研究科為這開過兩三次技術研究會，至今尚未發現問題的癥結。工人們連續的落軸檢修，也沒有找到個門道。這事情在機車分廠和技術研究科的同志們心上結了一個大疙疸，眼看「七一」還有四天就要來到，不能如期完成任務，那才丟臉呢！

我們走進計劃科辦公室的時候，吳科長和張廠長正在談話，看見我們，他們都好，招呼座位。張廠長親切地說：「胡工程師，來啦！坐。」他又用手拍拍旁邊的小沙發對我說：「來！小鬼，特別替你準備了一個小沙發。」

胡工程師說：「巧啊，張廠長，你也在這裡！」

「嘿！我專在等着和你算賬哩！」張廠長說着，一面遞給胡工程師一支煙捲。他又拿一支給我說：「你要不要？」

我搖了搖頭。

「對，青年人，少學些這個玩意，多學技術理論。」

胡工程師問：「算啥賬？」

張廠長說：「政府早就下了命令，限制加班加點，今天到了點你還不下班，要有人提出批評，要我在報紙上作檢討，那你得負全部責任。」

胡工程師笑了，我也不禁笑了。

談話漸漸的轉到正題上來。張廠長彈掉煙捲頭上的煙灰，重重地吸了一下，接着有力地一字一句的說：「部裡屢次指示，要我們做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，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，試驗研究和現場生產相結合。這些我們似乎理解的很透澈，都懂得，我們也都把它訂在愛國公約上了。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，也有些成績，但我們不能否認，

我們還做的相當不夠，和上級的指示和生產發展給我們的要求，還差的很遠，很遠。在某些地方我們還犯了嚴重的錯誤……」接着，張廠長指出了一些例子，希望能很好的傾聽和考慮來自工人中間的意見，不要把技術人員和工人之間劃上一條鴻溝，弄的格格不入。並說明爲了更好的響應鐵道部「五一」的聯合通知和高崗主席增產節約八百萬噸糧食的偉大號召，經上次廠務會議通過，決定抽調一批技術人員和職員到車間去和工人配合工作。然後向胡工程師笑道：「你是學機車的，對機車有豐富的理論知識，而且又有實際經驗，我們的意見是由你和小王兩人到機車上去，要求儘可能的做到：廠內修什麼機車咱就在什麼機車上，機車到哪裡，咱就跟到哪裡。」他停了下，眼光在大家面上掃過，像徵求大家的意見似的。我們都沒吱聲，他又繼續說：「工人文化一般都低，他們沒有學過高等物理，也沒有學過微積分，理論遠不及我們。但是他們都有着寶貴的現場經驗，有許多東西是我們『工業辭典大全』和『百科全書』內都找不到的。我們下去，要虛心地向工人學習，做他們的小學生；要誠懇地幫助工人解決技術上的問題，要做他們的先生。更重要的是好好向工人學習勞動熱情，愛護國家的精神，和工作認真負責的

崇高品質，這是學習馬列主義最生動的一課，是我們進行自我改造的一個好機會。」張廠長見胡工程師低頭不語，便轉向我說：「小王，高興不高興？談談你的感想。」

我怎不高興！從打去年起，我就要求學開火車，上級說我身體不好，要我學習技術理論。雖然我知道幹什麼，到哪裡都是爲人民服務，但是思想上多少有點不舒服，現在上級要我上機車去學習，我怎不樂。我巴不得一下學會了開火車，在祖國原野上自由地行駛着。聽到張廠長問我，就很快地回答說：「高興，我一定隨着胡工程師，好好的工作。」

「胡工程師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張廠長問。

「沒有沒有。」他兩手攔在膝蓋上，互相搓擦着；仰着頭，兩眼凝望天花板，想從那裡發現什麼似的。最後，他回過頭說：「不過……」

「嗚！嗚！嗚！」一陣機車猛烈的氣笛聲從窗外傳進來，聲音尖銳而又響亮，震盪了房間的每個角落，也打斷了胡工程師的談話。

吳科長掀開窗簾說：「你們看，這就是『ㄋ（一）一〇八四！』噯呀！好漂亮一輛

機車，滿身漆得黑油油的，太陽照得發光耀眼，又雄健，又壯觀。要不是我親眼看到工人同志在廢鐵堆裡找材料，親眼看到他們修理，又親眼看到他們安裝，我簡直不會相信它在十幾天前還是一堆無人理睬的爛鐵。

吳科長又說：「工友們經過一番檢查，今天下午又安裝妥當，準備明天早晨再作第六次試車。」他像突然記起一樁什麼似的說：「胡工程師，大軸發熱，你們研究得出結果沒有？」

胡工程師沒精打采地、毫無信心地說：「沒有呢。油脂，銅瓦，車軸都經過化驗分析，材料都頂合乎規格。我想還可能是技術操作上的問題，是工人幹的時候有毛病。」

「爲了不妨碍正綫的運輸任務，做到正時讓站，」五（一）一〇八四明天五點半就發車，我們已經和機車分廠聯系好了。」邊說着，張廠長坐在桌子前，寫了一個紙條。他向我說：「小王，明天你們拿這條子找劉廠長就行。」

在回家的路上，走了很長時間胡工程師都沒說半句話。我問：「胡工程師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
「工人的勞動熱情我是心服口服，工人的工作責任感我也敬仰，工人愛護國家財產的精神我也五體投地，就是叫我去向工人學習技術，那……那我就有點搞不通。」胡工程師搔着頭望着我笑了笑。

我也沒有向他進行大道理的解釋。我想：就是說，恐怕也不生效。但我深信，事實將比我的嘴巴說服力要大得多，我故意地說：「既然上級交給咱們的任務，咱們就去吧！順便到沿綫各處溜溜，還可吃上又便宜又新鮮的葡萄和蘋果呢！」

「去，不去那還了得。現在人家批評我保守，再不去，還得帽子上疊帽子，保守加保守！」

三

二十八日早上，我起來的比太陽早，胡工程師却比我還要早。我們穿好工作服朝機車廠走去。

機車分廠的廣場上，橫掛着一塊大紅布，上寫「咱把機車修理好，保證多拉和快

跑」幾個斗大的字。場子上，工友們緊張的工作着，機車來回奔跑着，鐵錘聲，風鏈聲夾雜着機車「坑登坑登」的運轉聲，造成一種異樣的交響曲。「ㄅ（一）一〇八四停在六號地溝上，煙囪內湧出一縷縷的青煙，柔軟的徘徊在藍色的上空，最後，又漸漸的消失在魚鱗層的雲朵裡。突然，機車發出一兩聲驚人的吼叫，它像一個正準備長征的戰士，驕傲的在誓師。車身週圍幾個工人，有的拿着搬子，有的拿着鏈子正在忙碌的工作着。他們熟悉機車像熟悉自己手上的每一條掌紋一樣，東撫撫，西摸摸；敲敲管子，搬搬螺絲，像一個醫生正聚精會神的診斷一個病人。

機車分廠劉廠長把我們領到機車旁邊，熱情的給我們介紹了許多情況。他蹲下向地溝裡喊：「鄭師傅！鄭師傅！上來吧，給你介紹兩位同志。」

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工人，一手提着煤氣燈，一手拿着小鐵鏈，鼻樑上架着一副黃色風鏡，從機車肚皮底下鑽出來。我們沒有看清他的臉。他像見了幾年未見面的老朋友似的親熱地喊起來：「胡工程師，小王同志，原來是你倆！」他放下手裡的工具，緊緊地拉住胡工程師的手，又把我抱起舉的高高的。

「哦！是你，鄭司機！」我和胡工程師都不約而同地說，不，簡直是叫起來。鄭司機是我們廠內數一數二的司機手，爲人很好，現在廠內無論上上下下、內內外外沒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。人們爲什麼這樣愛戴他呢？很簡單，因爲他是一個勞動模範和共產黨員。

「噯呀！你們都認識？」劉廠長說。

「怎不認識，還是老朋友哩！你忘了胡工程師不是給咱講技術課，小王在俱樂部教咱唱歌，去年國慶節演『緩期結婚』的那位女工就是她。」鄭司機說。

「鄭司機，咋好久不見你？」我問。

「在『滿超五』（註）學習班學習一個半月，剛從那裡回來。……今天啥風把你們吹來的？」

劉廠長很快替我們作了回答，把我們的來意告訴了一番。鄭司機又是緊緊地拉住我們說：「歡迎，歡迎！」

註：即滿載，超軸，五百公里的簡稱。

『我們來學習，多多幫助。』看樣子胡工程師很虛心似的。

「自己人，番客氣，大家互相學習。」鄭司機說。

鄭司機又把我們來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助手——正在司機棚內工作的副司機陳浩東。

陳浩東從窗口伸出頭來，向我招手說：「小王，這回可要給我們多唱幾個歌兒呀。」

胡工程師不認識陳浩東，我却很熟悉，我們經常在一塊唱歌跳舞，還合作演出過幾場短劇。陳浩東這個同志人很靈活精幹的，工作也滿積極肯幹；就是有一個缺點，貪玩，喜歡打鬧。有時在工作上也不仔細，常產生粗枝大葉，草率從事的毛病。

機車在密密的岔道上跑來跑去。不到十分鐘，把客貨分廠、貨車分廠、台車分廠新造的和修理的平板車，棚車，客車，油槽車……各式各樣的車輛鉤上了一百多輛。坐在司機棚內伸頭到窗外也難看到車尾的守車（註）。站在廠部新建的五層辦公大樓的平台上往下望，機車像一條兇猛的鐵龍，伏在地上喘氣。

離發車時間不遠了。鄭司機照例圍繞機車走了一週，檢查了煤又看了水，並叮囑陳

註：是列車長及檢修人員的專用車，較普通車輛小，掛在列車最後部。

浩東去檢查應該檢查的部份。當陳浩東回到司機棚內時，他又認真地問：「領了油沒有，別忘了油箱內多給油，大軸也要給油。」

「給啦！油箱內的棉絲可擰的油出來。」

「沙包內的沙看過了沒有？」鄭司機又問。

「看過了，咱又不是四方木頭，踢一脚，滾一下。」

「沙足不足？」

「足！足！保管够用。因沙少出了事故，由我個人負責。」陳浩東被鄭司機打破沙鍋問到底感到不耐煩。

但是這樣暴躁的回答並沒有阻止鄭司機的發問，他還是慢言慢語地問這問那，直到他認為差不多，可以放心時為止。

四

廠內專用小機車拉着八個車輛由左側徐徐開過來，鄭司機問：「老周，你拉的是啥

玩藝呀！」

「拉的美帝細菌戰犯。」那邊車上傳來的聲音。原來是拉的上星期日工友們反細菌戰所清除的垃圾。

「你準備拉那些傢伙上哪裡去？」

「往石河去！上次那裡農民兄弟給咱翻沙分廠送來了沙，咱們這回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們當肥料，幫助他們搞愛國豐產競賽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開？」

「七點三十分。」

鄭司機回到司機棚內向陳浩東說：「陳浩東，咱們經過石河，就順便帶去，你說行不？」鄭司機早就心中有數，充滿了信心，爲了試探一下陳浩東的情緒，故意這樣的問。

陳浩東本來是坐着的，他一聽說，雙手往大腿上一拍，高興地跳起來：「準行！馬上幹他一傢伙，這一下可又要給國家節省一大筆財富啦！」